蘭亭志

蘭亭志卷三

檇李吳高增敬齋輯

列傳

晉史王右軍列傳節録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皆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以爲飄若浮雲矯若游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
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
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
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
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羲之既拜護軍又求宣
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
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

誠之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
浩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勸以虛己求賢還保長江
薄賦省刑與民更始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
并論時事其畧曰下里饋糧自古爲難今轉運供繼
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殿下令諸軍皆
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定
策之上者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
煩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

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伸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鵞有姥養一鵞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鵞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

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悞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時驃騎將軍王述少

有名與羲之齊名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
後撫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
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旣去官與東
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修服
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
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
不受有子七人獻之別有傳元之早卒凝之工草隸
操之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肅之渙之徽之皆能詩

右軍像

山陰陸振宗臨

右軍學總墳索藝苞流畧書窮八體才贍五能千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迴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輝映來今者乎太宗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書欣然親製贊論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甚世之榮觀也 唐王師範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明劉基

紀勝

史記禹會諸侯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其後少康封子無餘于於越杜預云於發聲也蓋土音云爾秦始皇置會稽郡劉宋曰東揚隋唐曰越州宋曰紹興國朝因之領八縣首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有蘭渚山越絕書云勾踐種蘭渚田是也縣志云山饒竹木其上多蘭長葉白花花有國香蘭渚之水北流爲蘭亭溪溪上有橋號蘭亭橋橋下細石淺瀨水聲晝夜不絕跨橋爲含輝亭溪流屈曲蓋本天然之趣右軍

所謂淸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向時有亭猶秦制十里一亭如曰廂曰舖之例其後地因人重有王廙之何無忌沈啓徐眞明蕭良幹許宏勳等或拓地重建或以時修整歷久不致廢墜然永和眞蹟近代所無即歐虞褚薛輩嚮搨臨摹絕少善本我

聖祖仁皇帝萬幾餘暇留神翰墨

御書重刻超軼醉本又有蘭亭二大字

特允織造敖福合所請磨大石數丈勒諸蘭亭其大字懸之亭中前臨方池砌石積水有天下太平四字未免

改易舊制專祠祀右軍祠前有鵞池墨池左有客室廻廊清流碧沼入門架以小橋修篁茂樹綠陰環遶越東名勝此地爲最著焉乾隆辛未歲

皇上俯順輿情勤恤民隱蘭亭古蹟爲内史聯吟之地

鑾輿將莅止焉先期奉

上諭名山古蹟無事崇飾倘有傾圮隨宜補葺悉令動用官項勿以華侈相尚欽此欽遵時紹興知府臣杜甲命臣高增查各處古蹟彙萃成書并將各景繪圖進呈適杜公移任古杭繼守臣鄭輦奎重加修整瀟

清流復舊觀而曲水疊石悉除矣三月初八日
皇上幸蘭亭時雨新晴榮光照檻
天顏有喜
宸翰重揮有七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詩四首勒之貞
珉固已霞蔚雲蒸馨俯察仰觀之勝山輝川映覩龍
盤鳳翥之奇矣小臣高增奉府檄委督蓮
上用虎跑泉水恭進
行在跪迎道左敬撰
聖駕南巡詩七言排律二百韻繕冊進　呈

恩賜荷包一對又奉

詔加一級不勝榮幸感激之至恭紀於此

國朝全祖望宋蘭亭石柱記曰古蘭亭在崇山下去今亭二里許流觴之蹟農人墾之成田明萬歷中徐貞明立石柱以表之蓋是亭之遷徙多矣水經註之所志初在湖口繼在水中已而移於山上百年之中三易其地而自劉宋以至趙宋其興廢頗不可考若以天柱山之道按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聯句詩已明言非故址然則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

蘭亭也蓋自天水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亭開慶以後吾家三世連戚畹慈懿夫人母即宗福上亦娶吾家終之以
仁安皇后嘗邀恩命以天章寺旁地盡賜先少師於是苞亭而有之至元甲午東平王俣按越以為是乃永和修禊之地而反闕然欲於其地築祠以祀右軍其時先少師託痼疾杜門已久王俣以書來先少師命其子即以亭址入官乃置書院設山長以招諸生河南狄甲繼之其肖右軍之像適成於三月之元巳遂修曲水故事人探一韵劉源戴氏為作游蘭亭序者也

其後楚人湯屋復修其祠并爲疏山麓之淤水重摹石本蘭亭於壁而浚墨池焉刻源爲作臨池亭記者也嗣是以還崇山之址鞠爲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跡消磨猶賴斯柱之幸存焉抑聞宋之初亾也六陵之難遺民鬼戰嗚咽流泉護雙經於竺國在斯寺也其時先泉翁尚未遷杭其於諸公固吟伴也冬靑之地至嘗在斯地而今總莫之能徵矣然則過斯柱也屛營太息追邈右軍之高風而不去者斯人情之所同而予

則又加以先業之感懷焉是不可以無述也乃勒其詞於杖而更系之以銘永和暮春山南九日禊水潭潭相與鳴咽白石可爛吾銘不滅

國朝余縉遊蘭亭記曰歲在丁丑余客紹鎮署九日晨起主人以筍輿代舟結杖頭錢貰酒請遊蘭亭余與劉阮二君稱謝而出是日天陰微風拂樹樹上之秋聲入耳輕霜醉葉葉間之秋色凝睇周道如砥險者補而仄者闢橋架如虹雕其闌而丹其檻郵舍之酒肆無壁夾路之梅竹成陰幾三十里遙見危亭廣

字從者曰望中卽蘭亭也余疑此半日如在十洲三島中行前爲金臺玉室矣溪側邱埠之傍構門屋三五楹門內平地半畝皆奇石堆列溪水導而入於岨曲中如龍蛇盤舞蘿蔓牽延諦觀之皆人力所成渾似天工耳臨水構亭中懸蘭亭匾額後有高亭凌空宛若宮殿中立石碑高五丈廣三丈許敬鐫

御書蘭亭序字大如斗勝於禊帖左則繡閣雕軒寶窻錦槅靡不極其工巧夫自晉至今千有餘載而斯文之傳歷久常新舊蹟重修專祠復建豈非遭逢之幸歟

行賞未已從者列酒饌於曲水上趣流觴故事三人分韻賦詩興盡而歸經樓岡溪瀆虛舟待客者甚衆遂以舟易輿順流而下坐眺左右皆植桃柳雜以梅竹蒼松號風丹楓哄口溪出平田之中如入深林之內髣髴所傳武陵仙谿惜季秋時無夾岸桃花耳歸塔主人請記之以見今歲九日之遊與他年登高不同也

右軍墨池甚衆一在蘭亭一在天章寺即右軍讀書處一在紹興府城蕺山乃右軍初渡浙江僑寓茲山

名王家山後舍宅爲寺卽今戒珠寺一在嵊縣西南三十里獨秀山巔一在溫州府治東右軍嘗出守於此一在江西廬山紫霄峯下一在撫州府學右軍爲臨川內史所遺宋曾鞏記云右軍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宋葉鎭記云右軍墨池在蘭亭側引溪流相注每朝廷有命池墨必先見水上圓結如斗煥散滿池霞舒雲卷如新研墨汁宋皇祐中三日連發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勺宅泊編云蘭亭有墨池朝廷每頒降池水墨可染緇太常沈紳

記其事又趙清獻嘗指池上與天章寺僧約曰墨池果見當爲聞於朝旣焫香致禱須臾池面黑色倍常因貯於瓶獻之又屯田使任布遊山以香酒祭池倏忽墨色見因有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之句又復齋漫錄云臨川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韓子蒼雜記云撫州府學內墨池忽然水黑謂之墨龍見是年士子應試得售必多

右軍鵞池亦多可考者有四一在蘭亭之前名浴鵞

池有綠書石碑一一在金庭觀內一在蕺山戒珠寺前一在江西歸宗寺華鎮考古云逸少既善筆札性復好鵞所至穿池滌墨其旁必有牧鵞之所紹興府志云嵊縣東五十里有羣鵞山世傳右軍育鵞於此故名

最程

辛未之春高增春都伯檄委繪越州各景圖并查名山勝蹟爰偕陸子辛庭出常禧門登舟二里至六合村　大營平疇空曠古木扶蘇繞隄綠水清漪湖上

千巖羅列有如屏障時遵
聖諭不尚華修乃造舟爲駐蹕所堤上宿扈從諸臣但修之平之而已又二里至馬侯祠祠祀漢太守馬公臻與水利有功於越越人祀之祠旁有山陰道上坊蓋山陰巖壑爭勝不止一隅而茲地爲湖山勝處云又二里爲湖山橋三里至亭山三里至半江廟三里至木柵明徐文長先生之墓在焉又二里稽山神廟里人祈年報賽禱祀不絕神之靈爽實式凭耶二里至蘭渚橋有蘭渚馬頭亦止修治平坦爲

聖駕登岸之所余與陸子舍舟而陸一里下婁公埠一
里上婁公埠二里清溪亭遊人恒憩息於斯二里七
洞橋綿亘十餘丈溪流滿激有如瀑布沿溪水聲潺
潺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風景依然如故二里至含暉
亭遥望危亭廣宇引人入勝已不覺身至蘭亭矣自
常禧門至此水陸計程二十七里茲當山陰諸暨之
孔道一路康衢自
鑾輅巡遊而後益見周道如砥利有攸往耳

蘭亭志卷三終

蘭亭志卷四

檇李吳高增敬齋輯

禊帖

蘭亭者晉王右軍所書之詩序也右軍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孫綽陳郡謝安謝萬子元之凝之肅之渙之徽之獻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

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俗號永禪師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石許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所臨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書棊畫皆臻其妙嘗於所寢梁上鑿爲暗檻以貯之寶重過於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求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三召詰之固稱游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竟

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船至越黃衫寬袖得山東書生之體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辯才所居才適遊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

擕鬻蠶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室內即出圖碁撫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下榻設酒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翼旦乃去才云檀越閑師更來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數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皆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謂曰請旦可移來翼如期而往出其帖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矣然未盡善也貧道有蘭亭真墨蹟頗亦

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眞蹟豈復在必是響搨者耳才曰先師圓寂之際親手付受端有源緒那得參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駁瑕指類曰果響搨書也紛競不已自爾更不復藏於翼諸帖並留几格間才時年逾八秩日於窻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如此自是翼徃還旣洽與其徒界無疑間未幾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謂其徒曰偶遺帛在案童即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迺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

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
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辯才才遽見追不知所
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乃房中蕭
生也翼報奉命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言别才聞
語哽咽絶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
宗大悦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
外郎晉加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碗一並實
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初
怒老僧秘恡俄以其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帛三

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以入己迺造浮
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成疾歲餘迺卒太
宗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
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
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將所得蘭
亭隨入元宮高宗哽咽受制納之昭陵今趙模等所
搨本尚直錢數萬也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猶居
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畧
疏其始末時歲在甲寅季春上巳朝議郎行職方員

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
至太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
後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死弟子辯才
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貴價市大王書蘭
亭終不至乃遣問辯才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
德二年入秦王府麻道嵩奉命搨兩本一付辯才一
秦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
戎事蘭亭不去肘腋及即位後臨寫不倦至貞觀二

十三年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愛亟請入昭陵天下所見但撫本耳劉餗記

以上二則所記互異何謂太宗遣蕭翼以計取之劉謂太宗使歐陽詢求得之其殉昭陵也何謂出太宗之遺命劉謂是褚河南所奏請後人聚訟紛紛各執一見汝陰王銍謂劉餗父子史官討論極確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敢靳一紙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太平廣記謂太宗賢主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奈何溺小物而喪其大哉

若然則蕭翼之事誠屬誕妄但何延之之記得於
辯才弟子元素覩述始末語有根據況辯才所居
雲門寺有蕭翼留題詩闢立本又有繪圖傳世宋
秦晁黃諸公皆信而不疑此事豈全屬子虛耶夫
李學究所得之石韓魏公索之甚急尚敢瘞地中
而別刻以獻則瑯藏櫟檻中之帖可以勢臨之而
必得乎或者右軍禊帖醒後更書數十百本傳之
子孫令太宗不治辯才抗命之罪而仍厚賜粟帛
辯才豈不知感當時尚有別本爲歐陽詢所得容

或有之劉餗所記姑並存之俟有識者之定論耳

至於昭陵之殉似出遺命亦非臣下所請況蘭亭

內府珍賞應爲世寶死者何知欲殉葬以媚之不

幾同傖父乎

太宗貞觀中搜訪右軍眞跡出御府金帛購賞由是

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其草迹令褚河南作眞書小字

帖影之其古本有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

熾文朱异隋則江摠姚察等署記 帝述集賢記

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

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書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周越法書苑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已下僅千軸獨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爲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

氏物也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有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無復見猶龍騰 東坡

右軍禊飲序最稱得意書宋齊以來藏在秘府士大夫家未聞稱述豈未經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存妙蹟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山谷

高宗以蘭亭殉昭陵後經開發蘭亭復出入間元豐

時有人自兩浙來與織女支機石同賣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民間而去今不復存 張舜民書墁集

唐文皇所得眞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復見朱梁篡竊置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德光旣歸與輜重棄之殺虎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 趙秬

宣和中詔宣定武衛校舊人問蘭亭石對曰慶曆中宋祁帥鎭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孟水清者得以獻祁祁秘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

因謂之定本後河東薛珦來帥其子紹彭別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旨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云 榮芑

定武蘭亭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老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士人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

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以別刻本示公李生謝世其子迺出石模搨售人毎本千錢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遊交舊不可得見也熈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世間不復見矣

養浩書

室書

唐右丞相閻立本寫蕭翼賺蘭亭圖凡五輩一書生

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
嫡孫會稽比邱辯才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
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噓氣止沸
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狀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吳傳

朋跋

蘭亭本世所流玩毎各不同一本患肥肥則神凝乃
褚庭誨所臨一本患瘦瘦則韻弱乃洛陽劚地所得
其餘數本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可取
者有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家其二硬黃本

乃諸葛貞所臨在鄭右轄洵仁家然藏之秘閣迄不
得一見或謂亦患肥蓋古人臨書咸自存其體多不
徇其步武也其三則定武本者乃江左所傳晉會稽
石也自晉至錢氏未天下一統而定武本在富民家
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及後戶絕
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壁閒熈寧中孫次
公侍郎帥定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
元豐後薛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
然不知雅非古矣或謂此石亦殉裕陵乃更取薛氏

石入御府今薛氏石又不知存亾世猶有墨本傳焉

況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

東平畢少董云兒時從祖秘監君官定武見蘭亭石

刻在州治東園射圃之東葵亭西壁第五行帶字右

字第八行天字筆畫已闕壞石青色後隨王彥昭出

帥定武復求此石在書室中護持甚謹但白石非青

石而蔡亭迷所在矣

辯證

唐太宗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

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枯樹槎枿而無屈伸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羸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唐高宗曰朕毎得右軍書或數行或數字玩之不置初若食蔗味少甘則已末則食橄欖眞味久愈在也

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
典型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

高宗又云何延年謂右軍書蘭亭序如有神助及醒
後連日更書數十本終不及朕謂此言過矣右軍他
日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
卷舒展玩暢滿人意時在心目間不能暫忘非比尺
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唐武后神功二年武后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
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

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武后御武成殿示群臣詔賜其書號寶章集命鳳閣舍人崔融爲序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內其原本加寶飾綿績仍歸方慶朝野榮之

梁武帝謂王羲之書字勢雄健如龍跳天門虎臥鳳

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云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以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延中置之帳裡乍楷銅鈎時懲懲歎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宋太宗詩曰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書堂基建樓藏三聖御書仁宗又御賜篆字額

復古殿御製蘭亭贊曰右軍筆法變化無窮禊亭遺
墨行書之宗竒蹤既泯石刻亦工臨倣者誰鑑明於
銅
高宗謂羲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
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蘭亭序見於世者
摹刻重複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内府本令精意
鈎模別付碑板以廣後學
高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
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

於筆下意間猶存於取舍至若褉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高宗御製會稽縣開郊向子固有稽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郎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一日付孟慶

宋紹興八年高宗降御書蘭亭序石刻於天章寺郎羲之修褉處也元季寺燬於火碑猶存

孝宗謂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無可比倫用意精微

落筆詳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縱心不踰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失於有餘損之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龍之騫騰鸞鳳之翔舞燦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類拔萃生民未有也

蘭亭志卷四終

品隲

檇李吳高增敬齋輯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摸失眞彌遠然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眞蹟宜如何哉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閒太宗時倣摹所得集爲十卷俾模傳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集古錄

予所得蘭亭四本其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洲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求 集古錄

晉右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徹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其詩序披所愛重獨不甚聞於宋齊間唐興文皇得之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

及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眞蹟既亡今所有者唐世撫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尙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本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斸地所得者當斸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斸得之中有納竅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相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眞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

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不為多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品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此序為絕筆乎方知文忠千金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為雍衰耄之年得而觀定武舊本於夷陵廨三歎息而書其後　河南郭雍

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媸當

心會其妙處耳　黄庭堅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曾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别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蘇軾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僚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從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　蔡襄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流氣韻卓絕千古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涪翁

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書

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之字有同處創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礎石敘股諸體備有至於神明煥發絶塵製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 董逌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眞書見曹娥碑妙絶于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前猶及見於河南王晉玉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所書惟蘭亭序高風勝韻爲一代冠太宗命褚遂良摹勅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 李處權

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

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黄伯思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賜羣臣流傳於世歐陽公集古不録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同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

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氏閣李氏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 尤袤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褌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 尤袤

定武蘭亭序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其二字肥有鋒鍔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修城役夫後藏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虜聞在中京楊伯時與薛氏爲姻家見定武本刻以玉後面刻舒元輿牡丹賦令弁記之聊廣異聞 榮芑

世傳逸少書帖惟有蘭亭禊飲序樂毅論黃庭遺教

四本蘭亭樂毅論雖摹寫失眞而英姿逸韻雅有存
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
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常人無數
也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謂黃庭經
特後人緣山陰換鵞事附會所成遺教出於唐人爲
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
之言爲不謬也　秦觀

逸少乃温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
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

論閣帖當世亦少比肩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惜哉 洪邁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翱翔千仞今見舊本蘭亭其猶龍鳳耶 陸游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荅殷榜之詣辭意峻甚豈得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其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蘭紙真蹟字字而講之鋒鋒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江 陸游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斸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實已有而非他也 山谷

蘇耆家第二本最佳世傳衆本皆不及內少長二字長字中二筆相近末後一捺筆鋒鈎廻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米芾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所書自誓墓後益自

珍貴不復爲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元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 錡立方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孟水清所獻見春渚記聞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

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闕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是分別未爲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簽題爲唐古本乃此本也尤可爲寶　王厚之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藁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就爲精刻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

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搨賜侍臣本卷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書之陸九淵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眞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眞僞皆爲後輩

所推今不同如此將就正以究其說　陸九淵

定武蘭亭本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時眞本石晉末耶律德光犇而歸棄之中山爲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眞公帑後爲薛紹彭攜去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　容齋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爲最後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

而已　李兼蘭

淳熙壬寅上已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尤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其杜德機耳　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禊存蕃國風兎爰之倫千載而下適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　陳傅良

近世論蘭亭序感事興懷太悲蕭統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議論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倘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

近蒙莊氣象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陳謙

定武蘭亭序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鑱損湍流帶右天數字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虜騎焚維揚不知所在此本未斷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黄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 王厚之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乃門下

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然此本瘦字時有弱筆骨肉不相稱竟是常山石刻爲較優爾 蔡襄

米南宮謂蘭亭叙爲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叙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爲最善者 鄭伯嘉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趙孟頫

永和禊飲集四十二人人各賦詩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眞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强聒於杯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

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以平日靜退之故耶 周密

王逸少晉代人才之傑出者耶一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逸少獨能論建陳說時務且屢阻桓溫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爲誕妄益關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陳櫟

原文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輙曰嘗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

竹管弦之語絲竹即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右公笑而不答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云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絲竹管絃亦重複以此不入選僕謂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 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語蓋直述一時眞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之耶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叙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序亦名臨河劉孝標嘗有所據東坡

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爲
豐於右軍衛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
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强把先生擬季倫
黄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
一僧字爲作曾字按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
間特闊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
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
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
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按晉史逸少傳及書

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爲可是正

臨摹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訣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製失其舊跡須橫摹之芒然不問

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蘭亭志卷五終